

对高考状元，不要神化也不要贬低

社会热点

□秦淮川

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查阅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的124名高考状元，称“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”。

消息一出，不少网友纷纷感叹，高考状元中看不中用，高考状元一个个只不过是机械的做题机器和考试高手；还有人反思高考状元毫无建树，谁之过？

在不少人眼中，曾经的高考状元们简直一无是处、一文不值、一无所长。高考状元真的全军覆没了吗？从他们的职业状况上我们能看到，他们中间有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，有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，有中科院博士生导师、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，也有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、美国长岛大学教授、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、加州大学博士生导师，还有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、法国第戎大学教授……一个个都颇有成就，咋就全军覆没了？难道一个个发大财、做官，才不是全军覆没？难道一个个像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才算有成就？在这里，得插上一句，李彦宏其实也是高考状元，

1987年他作为山西省阳泉市高考状元进入北京大学，就读较为冷门的图书情报专业，后出国。

有人说，高考状元固然混得不错，但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。试问，何谓领军人物？领军人物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模糊概念，难道只有当上院士、获得诺贝尔奖才算领军人物，在大学里做博导、在名校里当教授，就不领军了？所谓“高考状元全军覆没”这样一个命题，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危险的价值观：“有大钱、有大权，才算成功”。

如果不带有偏见的话，这些高考状元的成材率还是挺高的，起码远远高于非状元。昔日的高考状元能够保

持较高水准，就具有正面的导向意义。我们没有必要对高考状元抱有过高期待，也不能规定状元必须成为各自所在行业的佼佼者，要求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状元。

对待状元，我们既反对过度炒作，丧失底线的神话高考状元、消费高考状元，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，即全盘否定高考状元，把高考状元贬低得毫无价值。当然，人们之所以贬低、嘲讽高考状元，其醉翁之意不是踩踏高考状元，而是剑指应试教育。应该承认，应试教育有改革之必要，但不能因为对应试教育不满，就否定高考制度，也不能因为高考制度需要改革，就把板子打在高考状元身上。

当前，炒作高考状元确实已经成了很庸俗的社会现象，应该降降温。同时也应该看到，如果应试教育依然存在，状元热就不可能降温。哪怕是素质教育真正贯彻下去了，只要有考试存在，总会有第一名，就一定有状元。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，高考同样有第一名存在。而对于美国不少名校来说，他们录取考生时，并不会只盯着第一名，而是更注重考生的综合素质，这倒值得我们关注。

中国人的状元情结从没有消失，可以预见的是，短时间内不可能消失。关注高考状元的成才率、职业发展不是坏事。对待状元，我们需要一颗平常心，而不是陷入两种极端。

回归15年 香港不再陌生

□祁乐嘉

那里和这里，人员接触、交流和融合，与一国范围内所有地域相同，最初以旅游形式，以后以商贸方式，现在则以考学和就业模式。

香港，对我等40岁以上大陆群体，曾经是一个陌生以至神秘去处。

30年前，但凡有人从香港来或者路过香港，所带礼品，或是港货、或是日本货，多半是电器，多半是稀罕物，多半让人艳羡。

15年前，但凡有人从香港来或者路过香港，大多谈及回归前夕现象种种，政治多于经济，所带货品少了许多，所送礼品已经无多印象，显现那里与这里商品而言差距不再明显。

如今，去香港“扫货”者不少，限于特定消费群体和特定商品，价格差距使然，那里依然是购物“天堂”。涉及香港，热议话题多与社会相关。至于经济和政治话题，无论那里或是这里，一国范围以内，趋大同而存小异。

香港，整体不再陌生和神秘，局部肯定有陌生以至神秘去处，只是周边同辈中，时常有人去那里短期出差或长期上班；晚辈中，已然有多人在那里上学、去那里实习，或许会在那里找到人生第一份职业……在晚辈眼中，或许，香港只是一座城市，提供一片职场。

那里和这里，人员接触、交流和融合，与一国范围内所有地域相同，最初以旅游形式，以后以商贸方式，现在则以考学和就业模式。

其实，无论30年或者15年，对晚辈，可能够长、够久；对我辈，可能容纳人生一大段经历、阅历；而对这个国家，对国家历史，无论如何只构成短期记忆。

长期记忆中，香港，有过“港督”，英国人；香港地面上，升起过“米字旗”，英国国旗。那是昔日强权帝国百年殖民，是我族百年屈辱和伤痛，是吾国百年纠结和饮恨。那里和这里，隔着不止一条河……

屈辱和伤痛，纠结和饮恨，15年前有一了断。

那一天，香港回归，眼见电视直播画面，脑际回响两段音乐旋律，一段是交响诗《我的祖国》，出自捷克作曲家贝德里赫·斯美塔那；另一段是《回家乡》，作为交响曲《自新大陆》组成部分，出自捷克作曲家安东·德沃夏克。

那以后，最近这15年间，对《我的祖国》和《回家乡》，时常有新体验、新感触。正因为这两段交响乐，得益于音乐的渗透力，香港不再陌生，不限于物理意义，而扩展至感情层面。

下一次，庆祝回归，或许20周年，再听这两段，一定更不陌生。

主管被调去洗厕所，并无“乙肝歧视”？

□文/陈家沛 图/王成喜

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前主管王文（化名）3月16日向相关部门投诉其遭用人单位乙肝歧视（被调去洗厕所）。近日广州市人社局给予回复，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公司有违反《就业服务就业管理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在这家公司的体检中，实实在在进行了乙肝两对半的检查。对于这样的事实，人社局却说没有证据表明违反了该规定。如果没有违反这个规定，王先生及其余11名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如何被发现的？事实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据？

违反国家相关规定，做了不应该做的检查，这已经是错误了，更甚的是“公司的黑板上还写出了12个被查出乙肝病毒携带的员工名字，整个公司的人都认为我们患乙肝”。公司将私人信息张榜“广而告之”的做法，又涉嫌泄露个人信息，也是非常错误的，是一家公司所

如何看警察翻5吨垃圾帮外国人找护照？

□毕晓哲

31岁的俄罗斯人谢尔盖，第一次来宁波谈业务，想买点机器回去。业务还没谈好，他却因为马虎，把装着护照的包给丢了。惊慌失措的他，找到了镇海警方。警方一查，原来是清洁工误把他的包当成垃圾，丢到垃圾桶了。民警在翻找了四五吨垃圾后，终于找回了护照。

在我看来，在我国，发生外国人丢东西“找回来比较快”的现象，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不排除国内有部分不良风气，如自私自利、唯利是图等，但不能否认，我们的民间传统依然是纯朴的，对于“外国人”或“外乡人”本身就有一份发自内心的“好客”啊、想帮助帮

助啊等传统型的热心。一些外国人在国内受到部分人的热情帮助，甚至是一些警察的热情服务，说白了本质上与中国人的好客传统有关——在多数人骨子里恐怕还是不乐意让“远方的客人”受到委屈和损失的，这种心态不仅反映在了部分国人意识里，也潜意识折射到了基层民警身上。所以，出现“某日本人丢车后全城找车”、“某外国人丢失马匹后，警察徒步20公里找寻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当然，在一些类似的“迅速破案”和“翻四五吨垃圾也要找”事件中，究竟有没有来自上面的“压力”？或者说“面子”问题？又或者说，究竟有没有因为外交压力或其他政治性的考虑？应该是有的。这

个现实也不能回避，毕竟外国人的背后有其国家背景，就如广州市发生非洲人死亡事件后，该死者所属国迅速“照会”和“关注”就是这个道理。完全不考虑外国人性质和外交背景，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，也与国际交往惯例不符。

随着国家日益强大，公众自信日益充足，外国人在我国也越来越不稀罕。因为一个外国人就让中国人或中国警察“高看一眼”？这种可能性并不高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应归结于国人的“好客”情结。再者，从法律意义上统观上述几起“外国人丢东西事件”，我们看到了公众和警方的热心，却并没有看到“法外特权”，也没有看到警察违反法定程序对外国人实施什么“特殊

的优待”。至于办案效率与国内似乎有高低之分，并不是说明“专门”给外国人“提速了”，而是侧面说明在国内警察办国内案件的时候相对而言“窝工”、“磨洋工”和推诿扯皮现象比较多而已。

如果剥离掉现实中警察队伍中存在的“推诿扯皮”现象，个别警察对公众求助事件的漠不关心问题，如“补足”国内案件办案时的短板，外国人案件和中国人案件自然会是一个“程序”、“一个结果”、“一个时间”。也就是说，外国人案件并没有获得什么“特权”（这原本就是正常履职），而是一个与部分不良国内办案“对比”和“参照”之下的产物。这其实也给服务公众的警察，提了一个如何履职服务公众的醒。

“五星”典礼是丢西瓜捡芝麻

人拍“红宝书”照，有校长用各种入世的方式致辞，而有人则将毕业典礼，加上了“五星级”等定语。

如果说以各种奇怪方式作别青春，还属个人自由选择时，人们或许只有发出一声叹息，还真不好说三道四；当校长们冒着各种流行语致辞时，我们还能理解为他们与时俱进，用赶趟的方式在进行劝诫或上“最后一课”；但当幼儿园的毕业典礼，都要世俗化地以在五星级酒店举办为荣时，就让人坐不住了。

幼儿园在五星级酒店举行毕业典礼，要看上去合理，似乎并不困难，不用打灯笼就能扒拉来一大堆。只是这些理由，是否都能站住脚就

存疑了。在潜规则渐已演变成规则的当下，这种典礼的背后，是否隐藏着难为人道的利益纠葛呢？否则，怎么会如此攀比着接二连三地出现？

有时在自愿的幌子下，更多学生和家长是被自愿。原因很简单，当少不更事的小孩，仍是幼儿园学生时，就像曾有人开玩笑所说那样：这么小一人质在他们手上，谁还敢不听“挟幼子以令家长”的老师呢？幼儿园更多的教孩子行为规范，而不是向他们言传身教，利用难以监督即将过期的权力雁过拔毛。

并非怀疑幼儿园举办五星毕业典礼的初衷，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，确实让人不甚待见：以掏家长腰

包的行为，污染了本该更具有意义的典礼，还落下了弄权自肥的口实，更可能给孩子们留下坏印象，原来找个理由就可以炫耀性消费，原来大家不这样就显得很没面子。

物质化排场化的五星毕业典礼，不是我们想要的“五星”。而所谓的隆重，其实并非要体现外化的豪华，而在于情感的维系及倾诉，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的个性化校长，以超越平常的方式表情达意时，总会受到热捧的原因。白纸般的幼儿毕业典礼，需要汲取其中精华，为孩子们指引更为积极的人生方向，而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般地向着庸俗化靠近。

□林小明

给孩子一个“五星级的毕业典礼”，不知道作为家长而言，是高兴还是别扭？昨日记者从禅城一所幼儿园了解到，该幼儿园计划把毕业典礼设在佛山一所五星级酒店，大人和小朋友加起来需要收取200多元。像这样把毕业典礼搬进五星级酒店的初中、幼儿园开始逐渐多起来。

就像《西游记》、《还珠格格》等在电视上播出时，就意味着暑假即将来到或者已经来到。每当校园响起“当离别拉开窗帘……”时，总是提醒人们毕业季到了。而如今的毕业告别，也越来越具有仪式感：有

广告